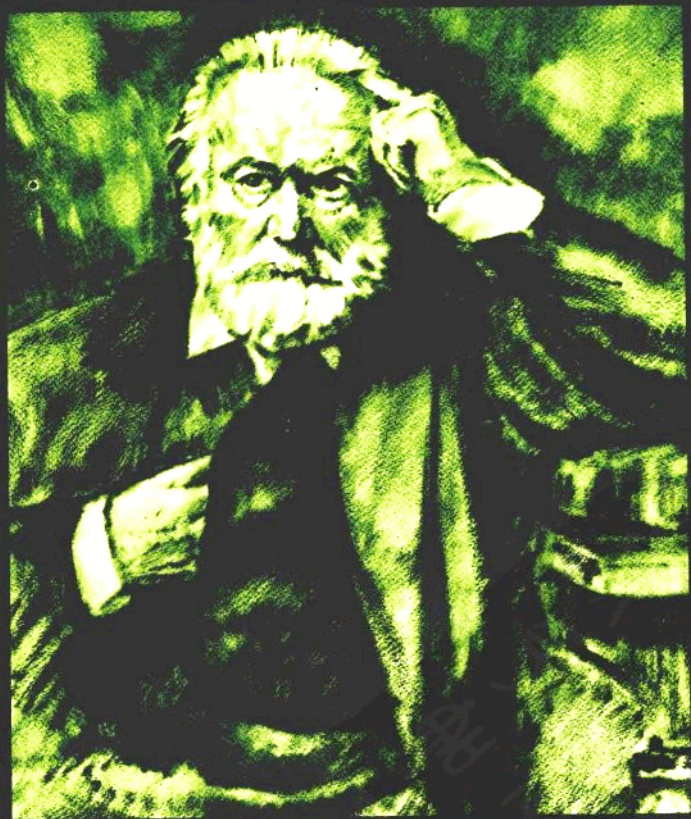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129

九三年

雨 果著 鄭永慧譯

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一九七八年三月，遠景開始計劃出版「世界文學全集」，籌劃初始，我們曾在「出版緣起」中，寫下遠景的心願：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卻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

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卻，而大部分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爲遼闊的遠景。

而今，八年歲月驚馳而去，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。我們眼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，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，耐人尋味，永遠感動著每個時代的性靈，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。

然而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，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，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，我們卻看到了浩瀚的世界文學名著，如江海之滔滔，取用不盡。一百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。

在先進的國家裏，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，日夜思索、創作；在亞非地區、第三世界中，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，等待世人的發現、禮讚。

今天，我們再度出發，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，繼續出版「世界文學全集」第二輯一百種，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。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、作者、文學先進，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，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，爲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，添沙增石。

——一九八六年三月

遠景創立十二周年

• 年 三 九 •

第 一 部 在 海 上

• 1 •

第一卷 索德烈樹林

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後幾天，桑特爾^①帶到布列塔尼^②來的巴黎聯隊中，有一分隊正在亞斯蒂野地方的陰森可怕的索德烈樹林裏搜索。他們的人數不滿三百人，因為經過這場殘酷的戰爭，聯隊的大部份兵士都打死了。那時候，經過了阿爾貢納，葉馬普和華爾美戰役^③，原有六百個志願兵的巴黎第一聯隊只剩下二十七人，第二聯隊只剩下三十三人，第三聯隊只剩下五十七人。那是史詩式鬥爭的時代。

巴黎派到旺岱來的幾個聯隊一共有九百一十二人。每個聯隊有三尊大炮。這些聯隊是很快地

① 桑特爾 (Santierre 1751—1809)，一七九三年巴黎國民軍的總司令。

② 布列塔尼 (Bretagne)，法國西北部的半島，面臨英吉利海峽及大西洋，北部鄰近諾曼底，南部接連旺岱。一七九三年三月旺岱叛亂時，英國人從這裏援助叛軍。

③ 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法國立法會議政府對奧宣戰，普奧聯軍向法國進攻。法軍司令杜慕里哀 (Dumouriez) 率領裝備不全但是士氣百倍的法國革命軍隊在阿爾貢納山地，葉馬普和華爾美三處擊敗了訓練有素的封建聯軍。但在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後，杜慕里哀即背叛革命，逃至國外，投降敵人。

組織起來的。四月二十五日，戈義野正當著司法部長，布索特正當著國防部長，忠告區公所^①建議派遣志願兵聯隊到旺岱去；公社的社員魯賓作了報告；五月一日，桑特爾已經準備好派遣一萬二千兵士，三十尊野戰炮和一個炮兵聯隊出發。這些聯隊雖然組織得這麼匆促，卻組織得很完善，所以直到今天還成爲模範；現在組織戰鬥兵團，就仿照著這些聯隊的編制，這種編制改變了過去兵士和下級軍官的人數比例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巴黎公社頒發了下面的命令給桑特爾的志願兵：「絕不寬大，絕不饒恕。」到了五月底，從巴黎出發的一萬二千人已死了八千人。

走進了索德烈樹林的聯隊時時刻刻在警戒著。他們並不著忙。他們向左邊，向右邊，向前面和後面張望；克雷貝爾^②說過，「兵士的背上長著一隻眼睛的。」他們走了很久。現在該是什麼時候呢？這是一天中的哪一段時間呢？很難說，因爲在這麼荒野的叢林裏，經常總是陰森森的，在這座森林裏，從來就不十分光亮。

索德烈樹林是悲慘的。就是在這座樹林裏，從一七九二年十一月起，內戰開始了種種罪行；

^① 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初期，巴黎各區爲着辦理選舉，成立了區公所，後來成爲各區公民的永久組織，其意見可以左右國民公會。

^② 克雷貝爾 (J.-B. Kléber 一七五三—一八〇〇) 是革命軍鎮壓旺岱叛亂的著名將領之一。

兇暴的跛子慕斯開東^①的出身地就是這座不祥的密林；在這裏發生的殺人罪行之多，可以使聽見的人頭髮豎起來。沒有比這裏更可怕的地方了。兵士們小心翼翼地前進。四面開滿了花；圍繞在他們身邊的，是一道顫動著的樞枝的牆，樹葉的可愛的涼氣就從那上頭撲到人身上；這裏那裏陽光透過綠色的陰影射進來；地上，萵蘭花，沼澤的萵蒲，草原的水仙，預告晴天的小花——雛菊，春天的番紅花，裝飾著厚厚的一塊茵綠地毯的四邊和中間，地毯上叢生著各種形狀的蘚苔，從樣子像一條毛蟲的到樣子像一顆星星的都有。兵士們在沉默中一步一步前進，輕輕地撥著荊棘。鳥兒在刺刀的上空囁唱著。

過去在和平時期，索德烈樹林是人們夜間獵鳥的叢林之一（這種狩獵名為「胡意斯——巴」）；現在人們在這裏狩獵的對象是人。

叢林裏全是樺樹，山毛櫸和橡樹；地面很平；蘚苔和深厚的草減弱了兵士們前進的腳步聲；沒有什麼小徑，即使有，不到一忽兒也就走不通了；周圍是貓兒刺，野李樹，羊齒草，一簇簇籬笆似的針苜宿，高大的荊棘；十步以外就看不見人。不時有一隻鸚鵡或者一隻水鷗從樞枝中飛過，表明附近是沼澤。

他們向前走著。他們漫無目標地走著，心裏焦慮不安，害怕發現他們找尋的人。

①慕斯開東是狂怒保王黨叛軍的領袖之一。

他們不時遇見紮過營的地方的痕迹，燒焦的地面，踐踏過的草，紮成十字架形的木棒，血迹斑斑的極枝。這裏曾經燒過飯，這裏曾經舉行過彌撒，這裏曾經包紮過傷兵。可是曾經到過這裏的那些人已經不見了。他們在哪兒呢？也許很遠。也許很近，躲藏著，手裏拿著喇叭管火槍。森林裏彷彿沒有人。聯隊加倍小心。愈顯得荒涼，愈應該提高警惕。他們看不見任何人；這更是害怕遇見人的理由。他們應付的是一座名聲很壞的森林。

敵人在這兒埋下伏兵是很可能的。

三十個出去偵察的近衛兵由一個曹長率領，在前頭走著，和主力部隊離開相當遠。聯隊的隨軍女酒保跟他們在一起。這些女酒保很願意跟先頭部隊在一起。這樣做雖然會遇到危險，可是能夠多看點東西。好奇心是女性勇敢的一種表現。

突然間，這一小隊先頭部隊的兵士像獵人走近野獸的巢穴一樣吃了一驚。他們聽見了灌木叢的中間有一種像呼吸似的聲音，他們彷彿看見了樹葉叢裏有人晃動。兵士們互相打了一個招呼。

在偵察兵所負擔的這種偵察和搜索的任務中，軍官的指揮是不需要的；應該做的事情兵士們自然就做了。

不到一分鐘，有人晃動的地方已經被包圍起來，舉起的步槍繞成一個圈子，包圍著這地方；四面八方同時瞄準這陰暗的叢林中心，兵士們的手指擱在扳機上，眼睛盯住這塊可疑的地方，只等曹長的一聲命令便開始向這地方掃射。

可是女酒保卻大著膽子從荆棘叢中向前張望，曹長正要喊「開火！」的一剎那間，女酒保喊了一聲：「慢！」

她急急地向叢林裏奔過去。大家都跟著她。
的確有人在那裏。

在灌木叢的最繁茂的地方，一塊圓形小空地的邊緣上——這種圓形小空地是炭窖在樹林裏燒樹根時燒成的——有一個彷彿樞枝築成的洞，樣子像樹葉搭成的房間，一邊敞開著像一間凹進去的臥室，裏面有一個女人坐在蘚苔上面，給一個嬰孩哺乳，膝蓋上擱著兩個熟睡著的小孩的金髮蓬鬆的腦袋。

這就是伏兵。

「你在這兒幹什麼，你？」女酒保嚷起來。

女人抬起了頭。

女酒保憤怒地加上一句：

「你到這兒來，你瘋了嗎？」

接著她又說：

「差點兒就打死你了！」

女酒保回過頭來對兵士們說：

「一個女的。」

「當然啦，我們早看見了！」一個近衛兵說。

女酒保繼續說：

「到樹林裏找死嗎！怎麼想得出幹這樣傻的事情！」

女人驚訝，害怕，嚇呆了，彷彿在夢中似的望著周圍這些步槍，這些馬刀，這些刺刀，這些兇惡的臉。

兩個孩子醒了，叫起來。

「我餓了，」一個說。

「我怕，」另一個說。

嬰孩繼續吃奶。

女酒保對嬰孩說了話。

「只有你做得到，」她對嬰孩說。

母親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曹長朝她嚷：

「別害怕，我們是紅帽子^①聯隊。」

① 當時革命人士頭戴綉有藍、白、紅三色徽草的紅色氈帽，穿着長褲（因此也被保王黨稱為「sans-culotte」長褲仔），紅氈帽是革命的象徵。最熱烈的愛國人士都戴紅帽子。

女人從頭到脚哆嗦起來。她望著曹長，曹長的粗野的臉上只看得見眉毛，鬍鬚和亮閃閃的兩隻眼睛。

「就是以前的紅十字聯隊，」女酒保加上一句。

曹長繼續說：

「你是誰，太太？」

女人非常害怕地打量著他。她的樣子消瘦，年輕，臉色蒼白，衣服破破爛爛；她戴著布列塔尼鄉下女人的那種寬大的帽子，頸上披著一條羊毛毯子，用一根細繩縛著。她像一隻母獸那樣滿不在乎地讓人看見她的一隻裸露的乳房。她那流著血的腳上沒有襪子也沒有鞋子。

「她是一個窮人，」曹長說。

女酒保說話的聲調是軍人的也是女性的，實際上卻是很溫柔的，她又用這種聲調問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女人低聲結結巴巴地回答，幾乎使人聽不清楚：

「米舍爾·佛萊莎。」

女酒保用她的粗大的手撫摸嬰孩的小腦袋。

「這娃兒多大了？」她問。

母親聽不懂。女酒保追問：

「我問你這小傢伙多大。」

「哦！」母親說。「十八個月了。」

「很大了，」女酒保說。「不該再吃奶了。應該斷奶。我們可以把湯給他喝。」

母親開始安心。至於那兩個醒過來的孩子，他們的好奇的心情倒比害怕的心情來得更濃。他們欣賞著軍帽上的羽毛。

「啊！」母親說，「他們很餓了。」

她又加上一句：

「我再也沒有奶了。」

「我們會給他們吃的，」曹長叫道，「也給你吃。可是還有點事情。你的政治見解怎樣？」

女人望著曹長，沒有回答。

「你聽見我問的話嗎？」

她結結巴巴地說：

「我從小就被送到修道院裏，可是我結了婚，我不是修道女。嬷嬷們教會我說法國話。有人放火燒我們的村子。我們急急忙忙地逃走，我連鞋子也來不及穿上。」

「我問你，你的政治見解怎樣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曹長繼續說：

「因爲間諜也有女的。女間諜抓到的要槍斃的。你說呀。你不是到處流浪的波希米亞人吧？」

你的祖國是哪一國？」

她繼續望著他，彷彿仍然不懂似的。曹長重複說：

「你的祖國是哪一國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她說。

「怎麼！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地方人嗎？」

「哦！什麼地方人。我知道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什麼地方人呀？」

女人回答：

「我是西斯各依納田莊的人，在亞舍教區的。」

輪到曹長驚訝了。他停下來思索了一陣。然後他又問：

「你說——？」

「西斯各依納。」

「這不是一個國家呀。」

「這是我的家鄉。」

女人想了一陣，又說：

「我懂了，先生。你是法蘭西人，我是布列塔尼人。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不是同一個家鄉。」

「可是這是同一個祖國呀！」曹長嚷起來。

女人只是回答：

「我是西斯各依納的。」

「就算你是西斯各依納的！」曹長說。「你的家在那兒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幹什麼的？」

「人都死光了。我一個親人也沒有了。」

曹長自認爲是能說會道的，他繼續審問下去。

「呸，人總有親戚的呀！或者曾經有過親戚。你到底是什麼人？說呀。」

女人吃驚地聽著這一句「或者曾經有過親戚」，這句話倒像野獸的喊聲，而不像人的說話

① 女酒保覺得有參加談話的必要。她開始撫摸吃奶的嬰孩，拍拍其餘兩個孩子的臉頰。

「這吃奶的女孩子叫什麼名字呀？」她問；「她是個女的，這小傢伙。」

母親回答：「喬治特。」

「大孩子呢？這小鬼是個男的。」

「雷尼——讓。」

「小的一個呢？他也是一個男的，還挺胖呢！」

「胖亞倫，」母親回答。

「他們真乖，這幾個小傢伙，」女酒保說；「樣子已經像大人了。」

可是曹長迫著問下去。

「說呀，太太。你有房子嗎？」

「我本來有一所房子。」

「在哪兒？」

「在亞舍。」

「你爲什麼不留在房子裏？」

① 「或者曾經有過親戚」，這一句話原文是：「…… on one's own」，讀起來聲音是「烏翁朗那迂」，在粗野的曹長口中說出來，自然像野獸的喊聲，而不像人的說話。

「因為他們把房子燒掉了。」

「他們是誰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是打仗。」

「你打哪兒來？」

「打那邊來。」

「你到哪兒去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」

「照實說。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？」

「我們是逃難的人。」

「你是哪一黨的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是藍的？還是白的？^①你跟誰在一起？」

① 白色是法國波旁王室的顏色，因此「白的」指保王黨，藍色是革命軍的制服的顏色，因此「藍的」指共和派人士。